

## 印度毛主义者论阿兰·巴迪欧

编者按:在左翼圈子中,阿兰·巴迪欧经常被视为“毛主义”的代表。然而,事实上,在1968年,当五月风暴发生时,巴迪欧还是统一社会党的一员,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是他本人后来在著作中所宣称的处于斗争前线。此外,阿兰·巴迪欧之后在“反思”毛主义运动时,将当时法国最主要的两个毛派组织——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、无产阶级左派,分别打成了“斯大林主义”和“无政府主义”,而其本人在七十年代所处的组织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小集团,与运动没有什么有机联系。

在今天的法国毛主义运动中,阿兰·巴迪欧被视为最不受欢迎的哲学家之一。他支持的不是秘鲁、尼泊尔、菲律宾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国的毛主义者领导的人民战争,而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。

因此,有必要展现毛主义者对巴迪欧的评价与批评,指出其思想与毛主义之间的差异性。当然,译者摘录翻译的一小段段落仅是原文中的极小一部分,限于篇幅问题,看起来称不上是严肃系统的评价,但仍能帮助我们了解国际毛主义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。

.....关于阶段(stages)的主题,值得研究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(Alain Badiou)在他的著作《萨科齐的意义》(The Meaning of Sarkozy)(translated David Fernbach, Verso, London, 2008, pages 106-107)中提出的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论点。他重复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观点,即党在迄今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中的制度化领导作用

(institutionalised leading role)是共产主义项目(communist project)受挫的主要原因。以此为基础,他将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:一个阶段直到公社结束,另一个阶段直到\*\*的复辟。其区分的标准是国家体制。公社未能抵御敌人的攻击(由于缺乏集中),于是便寻求通过党在第二阶段的制度化作用(institutionalised role)来解决。以

此就区分了两个阶段。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，巴迪欧坚持废除党的制度化作用，甚至主张取消先锋党。尽管他声称这与安东尼奥·奈格里（Antonio Negri）的“诸众”（multitude）论断不同，但其未能解决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物质现实，而正是这一现实使得先锋党及其制度化作用变得必要。因此，尽管巴迪欧声称希望“复兴共产主义假设”（revive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），但他的乌托邦解决方案反映的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。归根结底，这些以及类似的“阶段划分”（stage-division）的论点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，即我们需要马列毛主义（MLM）以外的东西来推进“共产主义项目”。（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发展，而是其他东西。）然而，巴迪欧的区分，基于目前为止尝试过的国家体制，直接触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。它的“阶段划分”标准有其逻辑，与阿瓦基安主义（Avakianism）<sup>1</sup> 的武断标准不同。.....

——印度共产党（毛主义）中央委员阿吉特，《反阿瓦基安论》  
（Against Avakianism）

摘自《纳萨尔巴里》（Naxalbari）第4期第18页

### 注释：

1 阿瓦基安，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。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，在第二阶段需要“新的理论框架”。